



未来に向かって走るMazazauh (走標)
Mazazauh (Running Ritual) to the Future
文・圖——田軒豪 (政大原民中心專任助理)

跑向未來的Mazazauh (走標)

Aiyan no aiyan, aiyan no laita.
開始來說我們的根源。

用歌謠來說故事是我們巴宰族群慣有的傳統，透過曲頭（主領）唱出，族人再跟著唱一次，在各種聚集反覆吟唱，將歷史、經驗、記憶、價值一代又一代的交給未來。歷史值得反覆提出來思想和訴說，因為知道從何走來，經過磨練、學習後，將有能力判斷往哪裡去。

111年10月28日憲法法庭確認平埔族群是臺灣的原住民族。這則消息公布後，將族群推動工作又往前推進了一步。回首過去25年以來的過程，每個共識和決定都不簡單，因為裡面帶有許多人的期盼。為了讓身份能夠得到確認，即便過程中遇到許多困難，也沒有因此停下腳步，因為這是關乎生命的事。善的循環會延續，就像多年前的族語教材與法定原住民族編輯同時啟動，完成後因為沒有身份，而在檯面下沉潛了近20年，直到國家語言法通過後，巴宰語與噶哈巫語的族語課本才又再繼續第10-12階。這些過程都是累積，若過去沒有任何一個人投入，文化的現況和表徵就不會多年後還存續著。身份對於一個人是重要的，讓大眾用對的方式待平埔族群，這會是我們住在臺灣島上每個族人共同的功課。

族人的期待

擁有在法律上的身份，這是平埔各族群很期盼的。被擋在原住民的大家庭之外，已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，身份得到確認是一個「建立自己」的必要過程，唯有這樣才能使族人能正式的對外表示，我們是合理合法的存在，而非「族群已死」、「文化盡失」等負面標籤緊黏在身。所以我們藉由重新提出認定申請，尋求法定的身份，期許透過族人的主動凝聚共識，及國家的政策協助，改善、減少族群

五個聚落（台中豐原的大社、苗栗三義的鯉魚潭、南投埔里的愛蘭、大湳、守城）的耆老，經過開會後，決議要讓後代重新聚在一起，也重現停辦多年的傳統過年。



盡忠職守並承載族人期望的北上拋錨故事車。

間的隔閡。平埔各族面臨的困境，其實就是多年後的都市原住民，甚至是原鄉族人的現況。

若我們能有機會在這個時代找到答案，到底什麼樣的契機和方式，讓沒有主動經費支援的一群人，能堅持超過至少25年以上，我個人認為那個就是對族群深植在心裡面的認同與信念。

1999年初，巴宰族群的各聚落提出先聲，找大家出來重新舉辦過年，就這樣開始，許多人陸續投入，然後陸續完成階段性的任務。五個聚落（台中豐原的大社、苗栗三義的鯉魚潭、南投埔里的愛蘭、大湳、守城）的耆老，經過開會後決議，要讓後代重新聚在一起，也重現停辦多年的傳統過年。當年由Auran（愛蘭）社擔任第一次的承辦部落，在過年時展現了過去辦理時會進行的銅鑼舞（報信）、牽田（唱傳統歌謠）、走標

（馬拉松競跑），還有幾項傳統技藝的展現，最重要的是首次大團結讓後代清楚知道，屬於我們的文化和記憶，即便後來遇上了地震，將過年轉型為各聚落配合在地特色和能量的方式舉辦，這些在地化，讓從對外互動碰撞多次損傷後，轉向內化厚實內部能量的契機，我們藉此走過了漫漫數年，情感連結也有了穩定基礎。

北上的拋錨故事—走標的精神

某次找幾位長輩說話的時候聽到，曾經為了尋求國家的認定，一行人開著車從埔里去台北的政大找教授，可是過程中車子遇到問題，所以到台北都已是晚上九點多了，每個人都沒吃飯，還假裝吃飽了，因為已經遠遠超過原本約好的時間。對此我就打電話回家問了我的父親這件事，才知道當年開車的那個青年人是他，意外的讓我聽到了更多細節。

因為需要了解「民族認定」的方式，族



我們是否已經準備好接班？我們能否傳承堅守或者創造更好的環境和土壤，讓各族幼苗們可以好好長成各自最好的樣子。



人對於這些內容和工作是沒有概念的，但是長輩們相信，用最慎重的方式，親自到

學校拜訪因做族語教材而認識的林修澈教授，很感謝老師們接受了會面的請求。一行人浩浩蕩蕩出發，開著得利卡九人座的廂型車一路往台北前進，沒有想到車子到龍井時拋錨了，整車的人都不知道該怎麼辦，當時手機並不流行，在無助的時刻，有台拖吊車自己出現了，它就拖著拋錨的車離開高速公路，整車人帶去鄉間小路的修車廠，車廠直接報價要近三萬元，且只收現金，而當時



族人於遞交民族認定申請時唱aiyan。



1999.1.2巴宰五間教會聯合過年感恩禮拜。

所有人怎麼湊，只有不到五千，最後只能借修車場的電話，拜託埔里的賴貫一牧師幫忙，最後找到了台中某教會的長老，先拿錢來救援，最後拆引擎大修到晚上七點半，才又繼續北上。

到台北時天色已黑，為了爭取時間，沒有吃晚餐就直接去學校，還好這時候李台元老師拿給大家茶水餅乾，一車人才吃到東西，稍微補充了體力。老師們知道了長輩們



走標比賽後族人接受耆老祝福與頒獎。

遇到的窘境、也了解此行的來意，彼此有了一次很不錯的對話交流。當晚會面結束後，一行人又馬不停蹄的開車回埔里，隔天再一起想辦法把錢湊齊還錢，結束了這次責任重大又驚險萬分的行程。這段經歷很波折，可是長輩們常常說起這件事，把這些故事提出來告訴我們，感謝所有幫助過我們的人，也要感謝神對我們做的安排，即便有困難，還是要像過去走標的精神一樣，遇到了撞牆期也能穩住自己，向著目標繼續前進。就這樣他們一個又一個身體力行，將這個信念實踐在多年的族群復振工作中。

傳承與身份同等重要

前段日子，到馬卡道青年培力共識營分享經驗。一位排灣族的講師與我交流，在我們過去習以為常的標準，民族可能會有一個框架和樣子，但是在沒有身份的族群現況，變成不能用舊的邏輯去理解，因為在沒有用「想像模板」生活的民族，用舊標準來勾勒族人的樣貌就會窒礙難行。這樣的狀態未來也會在都市原住民後代看見，或者雖然是在聚落長大，現實生活卻跟傳統文化脫節的族人，除了有血統、法定身份之外，還能算是

某某族的人嗎？擁有法定身份後不代表一切都是平順的，也不是保證傳統文化不會消失。重點是我們想要將未來變成什麼樣子，是需要好好思考並推行的。

目前是否能成為有權利義務的原住民族，整體的氛圍仍有努力空間，擋下平埔各族的方式是好是壞，我沒有絕對的答案，可是如果能借鏡我們所遭遇的困境，在資源相對有限的狀態下是怎樣活著，對整體原住民族來說，會是不錯的參考。因為巴宰和平埔各族的現況，就是16族即將面臨的未來。1994年8月1日到現在已經30年，由前輩們打造的環境，許多臺灣的原住民族接受到不同程度的照顧，而接下來的30年，這些先行者都會陸續離開人生舞台，我們是否已經準備好接班？我們能否傳承堅守或者創造更好的環境和土壤，讓各族幼苗們可以好好長成各自最好的樣子。期待下個30年，我們能再聚在一塊唱／說起，臺灣原住民族共同走過的這段心路歷程。◆

Saysay yawira.

故事就先說到這裡，下次再說下去…



田軒豪

南投縣埔里鎮愛蘭里烏牛欄 (Auran) 部落人，巴宰族。1989年生。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。現任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助理。